



站在春头的元旦

□秦延安

日照不知不觉地长了,就连午后大楼的身影也跟着变长。没有雪的冬天,日子被暖阳融成了白云苍狗,让元旦突然就站在了眼前。

“元”是第一或开始的意思,“旦”字上面是个日字,下面是象征大地的一字,意思是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元旦最早见于《晋书》:“颛帝以孟春三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之春”。在我国最早记载元旦的是南朝梁人萧子云,其在《介雅》中写道:“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万象更新、岁首清明。“元旦”二字合在一起就是新的一年开始,国外很多国家都将元旦称作“新年”。虽然元旦和春节都有新年的意味,但在中国更看重的则是春节,元旦就像春节的序幕,经常被忽略或淡化了。

虽然元旦之日少了贺庆气氛,但这并不

影响元旦在“行夏正,顺农时,便统计”中的作用,它让人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阳春佳节的意味,迫着人喜跃。北方大地,已是春意融融,年的气息就像解冻的河水一样,春回春又归。乡村里,已经开始排练社火、秧歌,铿锵的锣鼓声让人振奋,扭动的腰身洋溢着幸福的生活。随着家家户户烟囱里飘起的炊烟,五花八门的花馍氤氲着撩人的气息。它们造型各异,寓意含蓄,让人目不暇接。集市上日渐渐热闹起来,男女老少洗刷干净,眉开眼笑的如走亲戚。平日冷清的乡戏,也一下子红火起来,演出更是排得满满的,四方来的客、还有归来的游子,都需要那最原始的发自肺腑的声音,洗去疲惫,净化身心。大红的灯笼已经悄悄挂起,门窗更是擦拭几净。不知何处,突然响起一两声爆竹声。虽然那声音孱弱如秋蝉,短暂如流星,但节日

温暖的气息已经悄然酝酿,充斥着人们的心房,召唤着回家。元旦,是春节的预演,回家的倒计时,让辛苦在外奔波一年的游子,不由地想起远方的家,便筹划着无论再苦再难,都要回家过年。

有开始便有终结。元旦即是一年的终结,又是一年新开始,去与来就在这时光的轨道上穿梭着。这种轮回交替不仅潜藏在人们的心里,更是蛰居在唐诗宋词中。“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在《田家元日》中,告别斗转星移的孟浩然,在元日看到的是和煦的春天,寒冷的告别预示着温暖的回归。“桃版随人换,梅花隔岁香。”而在《岁旦》中,宋朝诗人宋伯仁看着因人而换的春联,嗅到的却是隔年的梅香。时光的潮水总是无情地将一拨又一拨的人从此岸送到了彼岸,在辞旧迎新中让回忆装满了芳香。

流转的时光可以改变曾经的容颜,可以碾碎古老的习俗,却改变不了人们对希望的祈盼。虽然元旦已不再是昔日的元旦,但人们对希望的追求却从未减少。站在岁末的尽头,回首一年的枝枝叶叶,有喜有悲,有烦有恼,有完成的目标,也有没实现的愿望,一年的光阴在元旦中终于画上了句号,一生的追求却还在路上。

走完了一岁的光阴,却难得走完一生的路程。大街上依旧车来车往,天桥上人流从未停息,对面大楼上的一座时钟已经停止摆动,也许它想留住这美好的时光,但时光的脚步何人又能留住?太阳爬过楼顶,窗棂把阳光牵进屋,就连阴暗的屋角也出现光亮。我的心若满腹溪水,明心见性,汩汩涌动。

元旦站在春头,希望是满满的,一切都再次出发。

悄无声息又一年 (外四首)

□李志胜

锣鼓不是我的,霓虹不是我的
我的眼睛里只有宁静的河流
飞转的齿轮,花开花落的丽日和风
供桌上的石榴、苹果、传统糕点和颂辞
从春天来,从夏天来,从秋天来
它们熟悉邻家蹦蹦跳跳去上学的小女孩
了解相惜买菜、逛街、摸纸牌的阿婆叔公
一声声轻咳,把我心中设置的灯盏全挑亮了
从365个好日子中,选出几个惬意傍晚
模仿收工归来的父亲,端起面前的小酒杯
妻儿善意的调侃,比任何热播剧的剧情都精彩
幸福故事持续上演。就像《我的中国心》
即使那来自敌对疆域的寒风,也会一直趴在
“赫”字的门缝边,悄悄地窥视、偷听

过了腊月就是年

对腊月,我是有感情的。1965年的腊月
收存了我来世上的第一声啼哭
那时母亲还年轻。即使早年的北风
凛冽,凶狠,可她单薄的怀抱温暖无比
让我丝毫感觉不到寒潮的嚎叫
2019年的腊月,冷意锐减,可雾霾肆虐
随我进城的母亲,每天置身阳光下
与人聊天、打麻将,抑或排队购买降价商品
她老人家以前不怕冷,现在更不惧雾霾
她曾掏出心中的两个愿望给我御寒
一是像养老家小黑狗一样将不如意撵至野外
二是盼我有空儿多到她跟前坐坐
吃上两大碗她做的捞面条,再也不用担心老年痴呆

迎元旦诗歌接龙

满眼花开。迎元旦诗歌接龙
比跳广场舞的大婶大叔还激情勃发
不要以为寒冷里没有春天
动动手指,启启嘴唇,甚至于
心底里暗暗排队
一首诗就会冲破思想的茧壳
以音乐的蹀,蹂乱春江水
华丽转身的明月不再是前朝的眺望
慧枝吐翠。心岸的苇丛,感谢
那挥散伤感白雪的风铃
新年曙光,已准备了盛大的仪仗
一场关乎所有人的庆典,紧锣密鼓
帷幕虚掩

元旦联欢晚会

今夜的灯光多么温柔。献花的孩子
送上一束束芬芳
与收获的喜悦相接、相融
铺开娱乐的海
歌咏,相声,魔术,三句半
渲染辞旧迎新,轻松的心
手语表演,无声胜有声
身后的路,抖开一匹阔大的披肩
格局多大,舞台已有多大
伤痛、汗水、泪滴,都是小儿科
酿粮为诗,只有家园的美
而再无远方之虞
欢欣,欢喜,一粒粒饱满的小麦、玉米
汇聚起昨日的暖色,明春的亮丽
回首挥不去记忆的温馨
展望,搭建爱的桥梁,布设真情基站
粮食人的精神5G,被笑语欢声构筑
才艺演播。未来,相拥无惧

祝贺新年到来

酒是粮食酒,菜是家常菜
千杯!祝贺新年,祝贺我们的一天又一天
昨日的不愉快统统关掉,朋友圈
哪有新年团聚的美酒佳肴来得轻松自在
给还在工厂值班的大哥留一杯,为仍在南疆
巡航的小弟存一盅。北京、上海、广州、青海、辽宁
都不远。每一位不在身边的家庭成员
都是欢乐时节绽放的一朵血脉相连的牵牛花
把芬芳做成菜里,将惬意融入酒中
干!干了。你看母亲的皱眉,多么像初春的柳叶
父亲低头不语的神情,绝对远离腊月的寒气
步入新年,我们祝福、庆贺、分享
梦想只有脚踏实地的想,再无虚幻的梦
喜悦一年又

一笺贺卡随雪来

□鲁珉

农历冬至后,那晶莹的雪花也如期而至了。

随雪花飘来的,还有一张精美的贺卡。那是一位报刊编辑从天津寄来的,清秀的字迹,祝福的话语,在现在红包满天飞的时代,更是弥足珍贵。

反复端详着那张贺卡,即刻就把我的思绪带回那个逢年过节寄贺卡的日子。

记得上大学时,每当新年到来,或是重大节日,总会去学校邮局选几张贺卡,或寄给儿时的伙伴,或寄给昔日的同学。再苦思冥想出几句贴切的言语,来表达心中的念想。

大二时那个新年前,我鼓起勇气从学校邮局给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寄了张贺卡,因为没有勇气直接交给她。贺卡上写着:“如果可以,我想呵护你一生。”没有落款,只是画了几片枫叶。因为我说过,我最喜秋天,喜秋天的枫叶。

那个元旦过后,我也收到了她的回赠贺卡。那是一张美丽的贺卡,上面有两行清秀的字,“不见东湖雪花飞,却知同窗真情来。”虽已过去数十年了,却依然记忆犹新。青葱岁月的朦胧情感,虽然最后无疾而终,但那贺卡一直舍不得丢弃,保存了这么多年。

记得第一个教师节,我给曾经的小学老师都寄去了一张小小的贺卡,上面写的什么早已记不得了。只是到现在,每次回老家遇见小学老师时,他们还在说起我寄贺卡的事。

再后来,每当节日特别是新年来临

时,都会给同学给朋友寄去一张手写祝福语的贺卡。同样,也会收到很多寄给自己的贺卡。看见贺卡,好像就是看到了新朋老友的笑容笑脸。

前几日,悄然翻开一堆旧书,发现了那位大学女同学写给我的贺卡。贺卡的封面画的是一位青年男女手牵手奔跑在原野,内页是她写下的“遥望峡江忆过往,不知何时再逢君”。字迹依然清晰,淡淡的话语里,仿佛可以嗅到那种纯真年代的真情。

只是后来,或忙于工作,或忙于家庭,与好友间的联系日渐稀疏。即便偶尔想起,也只是打个电话,发条短信,或是微信,简单地问候一声。那些忙着寄贺卡、收贺卡的日子早已消散在历史的天空。

一张小小的贺卡虽不起眼,却记录了那时对师长对朋友的纯朴情感。小小的贺卡,承载了那时的爱恋,那时的友情,那时的青春。即使经年后看到或是想起,柔软的心底依然还是暖暖的。

当我们把祝福托付给几个手机按键,依赖于鼠标复制的网络文字,往日那些意味深长的原创祝福句子,就变得遥远与稀罕。每当此时,那种怀念贺卡的情愫便会絮絮漾漾开来。

一笺贺卡,几多祝愿。每当新年来到时,总会想起那些难以忘怀的事来,譬如贺卡。每每想起那一张贺卡把一份牵挂、一份祝福悠悠地邮来,就有种淡淡的温馨,滋润着柔软的心田。



阳光下的柱顶红 袁晓丽/绘

元旦里的蝴蝶梦

□舒佩华

一夜春风到,元旦花枝俏。一年就这样眨眼过去了,元旦又喜气洋洋地飞至而来。望着满大街红红的灯笼,商店里挂满了各种各样漂亮的服装,我不禁想起那年的元旦。

记得上小学五年级那年,我突然被老师选上了宣传队准备参加元旦文艺演出,那支舞蹈的名字叫《北京的金山上》。这个喜从天降的好消息,如一颗喜糖似的让我甜了好久,要知道,那时能参加宣传队的人,要么是教师子女,要么是干部子女,要么是长得特别漂亮的能歌善舞的学生,而我,一个家境普通、相貌平平、土里土气的人能碰上这种好运,真有一种像天上掉馅饼或中彩票的感觉。

可让我苦恼的是,老师要求统一着装:红毛衣、绿裙子、白色运动鞋、红花结。这样如今看似极其最平常的一件小事,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奢侈的梦。但为了这个梦,我只好在家朝母亲吵着

要。母亲听后半喜半忧,神情有些尴尬,然而不懂事的我却全然不顾她的感受。我家兄妹五人,全家只靠父亲那三十九元的工资生活,经济非常的拮据,所以都是靠目不识丁的母亲在繁忙的家务中,抽空去供销社下货挣钱来帮衬着生活。

那年的十二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大雪纷飞,供销社又来了一卡车货物,母亲悉知后,便毫不犹豫地拿了件没舍得扔的破衣服,往自己身上披,就迫不及待地奔去了。平日里,母亲都是一个小时左右就回,但那天她却迟迟未归。姐和妹烧着饭,吩咐我去母亲那探探情况。怕冷的我,带着风雪帽,手提小手炉,就朝母亲下货的地方磨磨蹭蹭地走去。

此刻,凛冽的寒风撕裂着空气,如锋利的刀切割在脸上。我吓得把自己缩成了一只小乌龟。远远望去,被雪薄盖的一辆大卡车上,只有母亲和另外一个人的身影在不时晃动。

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悄悄地靠近了母亲。只见母亲不时地在车尾边缘吃力地用肩扛上货,两手绕后脑勺紧紧地拽扶着右肩上的货箱,咬紧牙关将事先那弯弓的腰慢慢挺起,晃悠悠地往返于供销社仓库。去仓库的途中,母亲还不时地将她那有点肥胖、矮小的身体轻轻往上一提,两手把货箱托得更紧,就像怕把她的孩子摔下来似的。当母亲疲倦地从仓库走出时,我看见母亲像披上了一件白色斑驳的外套,从头到脚都是白的,她的头发白的星星点点,只有那正宗黄肤色的脸庞被冻得有点圈红。母亲不时地张口喘着腾腾热气,胸前起伏着。就这样,她继续着这样重复繁重的劳动。望着母亲的身影在寒风大雪中挣扎,手中的小火炉神经般地在手上抖成了小筛子,咸咸的热泪,化作冰冷的泪珠不自觉地流入了口中,我的心也颤抖起来。

“妈!”我突然冲在母亲眼前含泪地叫了

她。“你、怎么、来了,快回去,我、我、马上就要完了。”“我等你,帮你!”我毅然地放下了火炉,把脖子伸了出来,跟在母亲后面帮她托起货箱。大约半个小时后,母亲终于下完了货。她拿下了披在身上的旧衣服,抖了抖身上的雪花,气喘吁吁地笑对我说:“今天、天冷、雪大,只有、我们、两个人下货,这样也好,比平时要挣钱多,我要攒钱给你买演出服。”“累吧?”望着母亲眼角的皱纹在颤动,我心疼又内疚地踮起脚来,替母亲弹去了发丝上的雪花。“睡一觉就好了,不累,回去。”我一手提着小火炉,一手插进了母亲右侧冰冷的腋下,但此刻我的心里却很是温暖,那是母亲一颗热乎乎的心在为我拼搏、付出。

元旦那天的文艺演出会上,我穿上了母亲为我借来的红毛衣和用她下货的血汗钱给我买来的绿裙子、运动鞋及红色蝴蝶结,我带着母亲的温暖和期盼,像只小蝴蝶飞向了舞台……